

《跟得爸爸》

吃過午飯，匆匆忙忙趕乘西鐵到教育局開會。車廂內，巧遇我校一位小四的女孩和她的父親。還沒放學，父親已帶著仍穿著校服的女兒出九龍，一定有特別事了。與父親傾談中，我想起了，這女孩是小柔。小一那年，因為參加了學校的小型網球班，被教練挑選為代表隊，結果平地一聲雷，拿了全港同一組別的冠軍。

我恭喜父親能栽培出這位小選手，可是父親卻無奈地說：「唉！也不知是好還是不好？知道她有天份，做父母的當然想盡量栽培她，但入了港隊，每星期便要陪她到九龍的場地受訓好幾次。天水圍地區偏遠，孩子還沒有下課便要出發了，她年紀又小，我得要陪她進進出出。我是大人都累透了，何況她又要應付學業，又要練習。我也不知可以支持多久？」

在香港，要當一個運動員談何容易。記得當年學校有一位武術很出色的女孩，也是香港代表隊，更奪得過世界武術錦標賽冠、亞軍。可是光輝背後是辛酸，她每天放學後第一時間便留在學校馬上完成功課，四時半便要出發趕去沙田體藝學院，由下午五時半練到晚上九時半，然後拖著疲乏不堪的身軀回天水圍。第二天回校上課時，眼睛都紅腫了，佈滿血絲，有時見她伏在桌上睡著了，我也不忍心叫她。

後來她升中選了一所市區名校，不過學校並不體諒她經常請假比賽，為確保能上大學，她在高中時退出了港隊。最後，這孩子終於考上了香港大學，念的是翻譯，再也沒有練武術了。一個武術天才就這樣殞落了。

看著眼前的這位跟得爸爸，很佩服他的堅持。爸爸，加油！